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53

T855/4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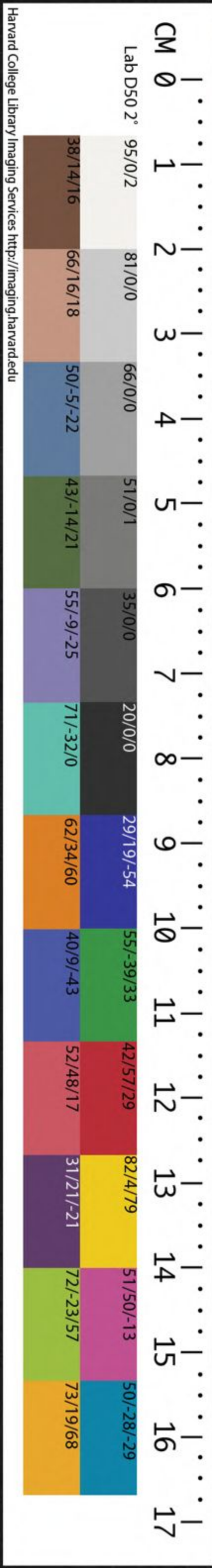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卷之十四

14

孟子五

萬章上下

共十八冊



尔雅云春為暉夏為暉秋為暉冬為暉
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
然如有所求此字包冬
皇然此其理明是也
以己有罪不能得乎親自則心
只是思慕手親也
只當用某字
始則曰思慕然
起慕字本意
泣時原不是有
但而慕在其中

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之十四

萬章章句上

九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

號泣也孟子曰然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閔下謂之旻天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反形虞書大禹謨

篇書曰帝初于旻天行父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慕則思慕二字同類故思為慕已思在已則所慕在親矣若忘親則無慕焉

手自執耒及
起如故用我
○紹聞編竭力
父母之志受於
泣于父母之志
對父母之志心
之共為已足而
心未倦為已足
怨親也怨已之
也怨在已則莫
下四句正言不能
起所以推明孝之
耕田承祭性于田
我則我則言所以
不也若孝職以
以承承承承承
不得于親而怨
在親矣○

親而思慕也慶原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
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然其在我者有何罪所
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
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然慕二字
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然非怨親也惟順於
不得乎親也慕則念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
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
言慕也手自執耒及起如故用我紹聞編竭力父母之志受於泣于父母之志對父母之志心之共為已足而心未倦為已足怨親也怨已之也怨在已則莫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
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

夫音扶

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共平吉

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畫

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

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愁

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

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

佳氏筆才三孟子
子之心為不若是愁
錯曰說文言契字心
念字引孟子為秋乃
念字從心從介其義
忽與今孟子之不同
說文引云任論孟多
異今文不獨巨豈
旁垂其語意皆不
同也古今傳字尊卑

怨

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
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好妻皆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
舜之心哉震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
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

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
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少好皆去声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
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大
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惟聖人為能不失

其本心也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

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悠長劍兮擁幼

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年過趙趙王迎之顧反

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
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
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
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以此尺帛何不
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不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不得失
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
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
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洛音而以不順乎親之
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震源輔氏曰
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
之性便有不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
為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
孝之心則不盡所以老而衰惟克極其天性之至孝而
無一毫之不盡所以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過人欲擴也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對首類反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弟欲殺之尚且不廷豈有怨仇父母之理以對父母為見對於父母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

則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
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於父母
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
也此聖人善
是處變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

妻去去声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

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字如曰妻去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
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使浚井出從
而揆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震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簒賊之不聽也
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
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
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冥氏程
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羨字

砥節禮反

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

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紐文六反泥音日尼與平声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之治不識

敬服
焚廩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補全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拚蓋也按史記曰

使舜上時掌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

笠自捍汗音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為匿空孔音旁出匿空隱匿之孔亢也通考吳氏程

竅也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

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

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干盾也樹尹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

戰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琴舜所彈五弦琴也

以其與戈相類故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

弼調下卯弓也通鑑外紀云漆亦弓尚書影弓是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

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

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

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

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

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

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
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
天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
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已殺兄
而使二嫂治其糝乎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而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
而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
亦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
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莫
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象之
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舜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
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殺
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
真氏曰弟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客無一毫芥滯於其中後世骨
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疑無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
之不聖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除

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
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
是哉○双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
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血象之
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
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
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
如前章重在象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
此章重在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兩句

與平声

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
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
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七困而未紓縉之貌洋七
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
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

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衆以愛兄之道來
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
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
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
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
弟自思兄爵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
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
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
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蒙引立為天子則
放之為舜疑其
當誅以放為通厚
孟子言舜不但放
之而且封之或者不
知以為放也

不可謂雖有怒而不
歲其怒也 有怒而
不宿其怒 仁人之於
弟也 豈可怒而不
怒也 豈可怒而不怒
直是無怒心也

親是親 審而不深
意愛是 懼愛而
不卑意 曰而已矣者
見只知有 親愛此
外可怒可 怒都不
知了

萬章曰雍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庫音舉

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
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
為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

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徒也共音丘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 周相

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

鯀禹父名方命地部郵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

書堯典不和傷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有痺皆地名也 趙氏曰幽州北齊之地舜分冀北

慈利縣主危西齊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 國曰

嶽嶽未詳羽山東齊之山在今海州响山縣 或曰

今道州真亭即有痺之地也未知是否 漢書顏師

痺在零陵今真亭是也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痺之民
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

怒宿怨謂雷蓄其怨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雷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
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

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為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句其

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

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

盡也宋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納公義廢私

得肆暴是不以為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大過

不得謂之仁後又塞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
之○南軒張氏曰舜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
而吾之於管蔡如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
公之於管蔡如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
社之於管蔡如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
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
不得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通言直朱氏公遷
也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處其變者言之不待乎親
及天而此其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
貫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封天之理有痺而富貴之常道
是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誠信喜之有痺則聖人自然
而用法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誠信喜之有痺則聖人自然
子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

朝日潮

面而朝之聾聵亦北面而朝之舜見聾聵
其容者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爰

爰魚及反

爰乎木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

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登壇登不自安也
也歲上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
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
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
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
名今此文乃見反形旬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
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
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
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土草木新安饒氏曰金

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篪也匏樂器之音也
笙等也土埴也革鼓也木祝敔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
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
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
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
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書也反率饒氏
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
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
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之服諸侯
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八
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後使不

此詩刺
幽王也

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其父母為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柔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詩不來前日又詩人志來如詩人來相似今日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

制義永言是長念
思是不忘則是法
詩之言武王如此

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現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可行乎。○慶源輔之謂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養去声

思助字也注意不為物字死

謂也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

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惑此又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之理夫舜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又峯鏡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而尊與養相負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曰祗載見瞽瞍燕食齊粟瞽瞍亦允若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上齊栗敬謹恐

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

蔡氏曰敬其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

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

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

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

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

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

得而臣不得而子者故云爾也○雲峯胡氏曰

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載見

瞽瞍夔上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夔上齊栗此

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

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上詳語之貌行去声下同

其出年身謂行
其加年民謂事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極而後行

其出年身謂行
其加年民謂事

存疑使之
享之師
帝禋于
川禘于群
主事而
之慎微
于百揆
四門之穆

主祭而百
書類于
六宗望于
神之使
事治百姓
曲克從
時叙賓于
之彭也

神上之安納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
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

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

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

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反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

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不特說

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

之心亦必君之用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

天能上必君之用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

也舜相堯而亦曰天與人一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

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自神享之是

此說
下曰故
曰天也
之說也
錄此

蒙引此章天字凡十
有者惟此一天字以
氣數言其餘天
字以理言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相去五声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朝首朝 周禮時九曰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趙題曰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夫音扶長卷三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其南
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本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
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

蒙引朝覲者人臣見
君之通稱覲特見也
訟獄訟字獄也長卷
為歌短聲為謳非
至素面前謳歌只
是朝歸同詠歌
素之德耳

治去七声

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
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天子而以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
也堯之於舜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
天下者天實為之堯其薦於天而服堯之喪堯既除
堯歷年如是之久而其薦於天而服堯之喪堯既除
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不敢以已為天子而除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天子而除
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天子而除
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
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始可得而
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臯陶謨曰天聰而
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
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上之所歸即天之無民之形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子以主宰言凡自天意
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之主宰言及天生德
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祿天威皆平治
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平治
此與命以福祿言者相背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

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走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朝音朝

存理
元三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
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
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也
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
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
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爾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
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
與堯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
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
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

哉使天而與冊朱與舜之子則舜與禹得遂其終
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

之相入相去声

冊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
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
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相去之相如字

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孫治仲曰
子理之常
不肖故謂
也而之類
也而之類
則自當循其
矣愚世說
極淺近而
確不可易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
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子賢而益相
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
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
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人去做職事其俸
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性上有兩樣得之
不淨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
雖是兩樣却只是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
薄脩短有命之是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
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
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其子之賢不肖是命
棄之子不肖被他便一轉上得好○南軒張氏曰莫
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上得好○南軒張氏曰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命也孟子去之則
是有所為而致也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命也孟子去之則

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性慤死者非正
命也蓋知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
若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非自絕乎天也則其命
不得謂之善也天理之中則微有分者○北溪陳氏曰天則天理之
本體命則天理之中則微有分者○北溪陳氏曰天則天理之
命只此一理就其理中之則微有分者○北溪陳氏曰天則天理之
是地頭對此而有反之非人所以為別為溪陳氏曰天則天理之
福地頭對此而有反之非人所以為別為溪陳氏曰天則天理之
致便言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
理言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
中其言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
後見其言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是謂之天以全而致
於天理中截斷為一天來則於人然後為一人形之乃只是
說天一邊說吉凶禍福為一天來則於人然後為一人形之乃只是
命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何見得是
命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何見得是
氣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何見得是
短厚薄不齊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事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

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

天下

相王皆去声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于亳

世美而外丙為存趙趙之功則康而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也生便信信他回二說孰是曰今不知何知後必說取士必是立三年中不常不立知今人初禮

舍制放之於桐蓋借天子諱陰百官聽於冢寧之義非顯然放之也君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矣伊彼君臣之間亦難入類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看他三二年之內如何自然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處仁以存心言遷義以處事言

皆專主程說也思意當以類推若丙生未立如程說則丙生原不立太甲之立自是也然不立丙生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大丁湯

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士立四年皆太

丁弟也大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

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惟大甲差初直長

上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亂也典刑

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銜草也

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蒸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此復扶又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宋子曰仲

存疑二 年四年新從

程子說 雖云未知孰

是然必有趙說居

程子之 先者蓋太

丁未方 不言死則

外丙仲 士不言死亦

可矣然 太丁未立而

死既有 子亦不應別

之外丙 仲士蓋是時

既有世 嫡之義則

既子繼 嫡孫當立

庸別立 也趙氏本生

於程子 之前然程

子之說 出於趙氏

之後至 以折衷

之也惟 大甲差長

之說或 未盡

下益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凡皆

頭論其理如此耳攝行而天子之

以爲舜禹之相攝行而天子之

往避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

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

匹夫猶且受位矣謂避之乎不

而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年子而得也

蒙割烹兼宰割烹洞也厨人之事

諸

朱註堯明史遷之字雜而屬於道義故信之註引之特以証時人之言非孟子以爲不然而朱子之引史記以寔其爲然也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

禪授也通考湯氏登曰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声魏晉以來故有禪學借音平声傳禪字宜如字不必點發作去声其禪學字却當點發作平声則文順理順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要平声下同

有莘氏之媵

以證

臣負

非俎以滋味說

音湯致於

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

時人不知有義理之

學汲上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樂音洛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割義繫馬謂所繫之馬馬必用繫

蒙引一介猶言一根草

總言曰受 道理也作
用之身耳 在物為理
必物為道 能成之有
合之之意 及持以道
則不合其 說甚謬合
受之即是 也 王山立
有合受受 受也者身
且古令一 也 必也係
古說何也 云云受事
意也必理 言不知受
有事之宜 乃是受事之
之理必事理 乃為受事
也 云云 必也係
理云則則 必也係
耳

人

莘國名趙氏曰今同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
書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
謨是也必如此駟四疋也介與薑芥之芥同言其
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
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千駒弗視自後世觀之微則然君子不以與
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繁然君子不以與
於其義而已與之齋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
害於義又何多寡之問乎與則大道者可知矣非
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天下千駒極其多
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一介又曰天下千駒極其
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言也一介千駒極其多
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

總言曰受 道理也作
用之身耳 在物為理
必物為道 能成之有
合之之意 及持以道
則不合其 說甚謬合
受之即是 也 王山立
有合受受 受也者身
且古令一 也 必也係
古說何也 云云受事
意也必理 言不知受
有事之宜 乃是受事之
之理必事理 乃為受事
也 云云 必也係
理云則則 必也係
耳

湯使人以幣聘之置置焉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內而足以樂
堯舜之道哉

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
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占窮今只一箇道義是
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
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
道是躡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
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
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置置焉無欲自得之貌慶陳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
承其言則舉天下之物
果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
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
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
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
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
知聖賢之言自實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
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去聲寐者而使之
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
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宋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當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箇覺字及至自悟則我自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感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未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常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鮮非予新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上德則必須須着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時與位亦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有自任以天下之

思伊尹自謂推吐回及內音納

說音稅

書說余下為蔡
臣先正先世長官
之臣保安也保衛猶
阿衡作真起也阿
倚也衡平也

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行去声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不

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

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

以為未甚而已可任也正天下實自正遠謂隱遁

與遜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

其要字如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

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

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汗其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

在此而湯之聘自来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

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

而子之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

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訓伊尹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

書牧宮作鳴條牧宮桀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

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爾軒張氏曰桀為不

毫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

意則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

伊訓皇天降災假
手予我百命造攻
自鳴條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

癰疽烏容反疽七余反

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好去聲

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

音醫也安

侍人奄音與闞音同人也瘠姓環名

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

也原引曰若主癰疽則是當日退以多而不以少退是無事也今年之不得而不得年焉是無年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

只伯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也

四此也無則

弟也彌子謂子政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公也雝如字又音犖

顏雝由衛之賢大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

公幸臣彌子瑕也宋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

義主於斷丁亂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

在我者有禮義而得之不得則有舍存焉

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

果斷○聖人以義處內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

吳荃孫曰前有軍專指衛御之得言後有軍之指為得之

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禮也。○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要平声

孔子不悅於魯，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洛音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司城皆是味。

蔡氏曰：說孔子去宋高陳臨去時主於司城貞子也。一說：史記誤以司城貞子為陳義亦未可知也。

曰：吾聞之，吾聞觀近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兒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去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無主癰疽侍人之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阯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子

必名乃孔子所主以爲德道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應直傷人

近臣在朝音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

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宮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義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

無受無義是無可得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

以受無義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受之理無從而問焉有

之是謂義合於受之益避而不可受之受禹之天下有

受之是謂義合於受之益避而不可受之受禹之天下有

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現人之法

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

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

呂氏所謂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禽也

矣不得奚傷哉安於禽而巳故曰得之不得曰有

禽若有所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

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禽矣故曰是無義

無禽也

○萬章問曰或曰由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詞好去声下同

穆文熙曰大凡賢人之在敵國將欲取之必故

輕之若秦以五穀求百里亭以甘心求管

仲然後敵國不忌幸而身之終成伯業

矣五羊之說如此方爲有據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

之食牛也以要秦穆公也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食牛也

食牛也以要秦穆

公謂以五羊之皮去

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蒙引五羊之皮賣

身而得者也身爲

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

虞虢皆國名重棘之壁重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
產之粟屈地所生之良馬也粟四足也晉欲伐虢
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取虞宮之
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勿許虞公不用遂
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粟與重棘之壁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
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
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

習

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故寇不可翫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
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
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
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

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特舉於

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相去声

為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為平声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
鬻以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
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
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
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去声人養牛無足怪也惟

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

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

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

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何虞伊尹百里奚之

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待洛反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

里奚之亡諫而不听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

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

曰皆楚人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公與百里奚為智士故
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
號五段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

世間ノ爵祿心不入故三牛ヲ飯一トイフ也百里奚ノ事穆公トイフ也

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幣幣於秦被褐飯牛
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史記所傳自
相子伯蓋得之好事者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
不所以諫為智使在當諫之國而時人不道惟臣
也功謂為智乎○察氏曰戰國之時人行其私如伊
尹割烹要湯孔子為主而猶數而明辨之問習俗移
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數而明辨之問習俗移
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而不歷數而明辨之問習俗移
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之賢為
之節張本第六言專以文之智第五以事實言之賢為
前皆是本第六言專以文之智第五以事實言之賢為
能明去就之幾不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
此如

萬章章句下

九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
章言封建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

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思指伯夷自思也

合制橫政所出以朝
廷言橫民所止以鄉
俗言橫猶未亂也
亦不居鄉里常人
猶非橫也然亦不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此句是身之所擇不向自即近也說起
治去士声下同橫去士声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三句是夷之風也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

也餘並見前篇見形旬反下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

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

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

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大至者必曰前寬後厚言厚敦情也他如口訓也此則言言故刊林也亦

蒙引遲 其行此
言在末 行之特况
正待微 罪而後行
非必在 路上遲也
蓋因于 路趣行曰
夫子可 以行矣故
夫子言 此以曉之
去父母國之遠也

朱注亮 明註一端
兼去存 去魯或
專指去 存久謬
吳氏益 曰臣等一端
兼去存 去魯或
專指去 存久謬

朱註亮 明聖兼造
極自然 二意註曰
无所雜 若清之極
是造擇 意曰勉而清
非聖人 清是自然
意故早 思不勉而
至者也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問夷惠勝伊尹得共
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
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風餘韻
足以待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
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
以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也或曰孔子
道亦不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
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
魯之都現夫子遺風亦以言之也特於齊魯之也現
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以風言特於齊魯之也現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
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清疾智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
見形旬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且或曰
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
子欲去之意义矣不欲苟去故遲上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
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
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亦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

此言年
子者此
說於焉
吾是亦
惠若李
則如和
之遲也
不至以
之矣

大概此不
專指若者
去魯也
則不可以

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

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

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

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在

必中言所以則正已能中伊川謂中重於正不

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伊川謂中重於正不

是病痛底聖人則非諸子也夷惠諸子則其

就禁治亦不亂亦進處看其自任得以太過

如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受然終

任處多如柳下惠之德各至一偏之極既云偏

是和多處多如柳下惠之德各至一偏之極既云偏

不得謂之三子之德也伯夷雖有善其辭而不至

中否曰三子之德也伯夷雖有善其辭而不至

不謂也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也強故謂之聖

之謂也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也強故謂之聖

和不能清也三聖是知和處亦必過如射者皆中

不謂也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也強故謂之聖

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全而吾受之亦何妨

任和

言子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
 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然也
 而澤仁也鎮密以栗知也
 也詘然樂也
 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鐘以宣其聲
 鑄伯各俟其既闕苦穴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新安
 陳氏曰特單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
 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
 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
 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寬云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兒寬論武帝論封

越猶揚也

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然樂書之言也亦此
 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占樂書之言也
 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之言也
 其極聖之事也易曰於致知至至之知終行所知而
 問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作先撞鐘是金
 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而中
 此譬孔子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
 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
 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底從頭到尾
 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
 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其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全在
 工夫看道得至到該畢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極孔子知其德之成亦兼該畢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
 先後然奏之如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焉蓋其奏之如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
 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極其變也其序亦有不可紊者
 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

日... 五... 句...

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卒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
大之無所不備夫孔子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
與也然其金聲而論其備也則纖而能洪清而得
能濁者是其金聲之振也亦有所不能異乎然其所
以全振之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
其謂也○南軒張氏曰條理毫釐也終條理而不紊
之謂也○貫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而不紊
聖人之事也○據此致知乃言學者之事所以極其至
蓋聖人者則聖智合一無聲玉振而言此則必知所
先後然聖後有以智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
極其至然後力以行以造夫聖人之務所以明聖智
各有條而不可亂也○聖智之事猶言聖智始終
之於夫非便以爲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
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
獨知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通考東陽許氏曰

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
平說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至而振之所以終
平說其衆樂聲振始所以終皆其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
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扶又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

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
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時中也

宋子曰夷惠智不明于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
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
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不曲當也故聖且
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
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處未必皆中其

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

在

人之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朱子曰

徒以周禮一書考之入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

疑周禮一書考之入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

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

許多口古者制國士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有之說

禹有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併到周初

只有一千八百國是及五分之地介在其間豈不

為大國所封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

多土地方封得許多入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徐氏曰臣所留田
即古之田
而古除記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
食二千一百六十人鄉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

十六人通考舊氏道傳曰民次國地方七十里者

一計里者四千九百六十畝為田四里者二萬

六井井百之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井之三千

田每井百畝計之六萬畝六家廬舍該除三

六萬二千三百六十八家廬舍該除三

之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家廬舍該除三

之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家廬舍該除三

之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家廬舍該除三

之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家廬舍該除三

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勝文公以班爵祿谷北宮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爲邦之道也所以告文公之意有相類者若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季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

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不大有之差耳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

乘去吉下同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
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

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敵子之家則反為敵
子之所賤矣屢源輔氏曰敵子忘其勢不快貴也
五人忘人之勢無敵子之家也孟子
歷舉四人事首於敵子事詳之又見上之友下
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
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
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

費音秘般音班

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
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
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疏食之食因嗣

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從

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飯也不
 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
 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
 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
 我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席與之共天位，治天
 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
 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
 賢，必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
 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
 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也。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尚上也。舜上也。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前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舜，故謂
 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
 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
 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曲勿以匹
 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
 孟子言必稱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
 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
 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也。新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

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衍文也。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物得合義與否，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

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

言辭間去声一作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其不義而

託於他辭以却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賤聞

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

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

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陵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

與平声

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

謹作怒徒对友

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用不諛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

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

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

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

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

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

張氏較奇教比較

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教音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子待人之怒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與平声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

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以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盖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

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

留於一國也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

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覓之則說與夫著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之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知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

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

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宋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
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
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二都季氏何以不怨曰
季桓子是時自不柰那陪臣何以假孔子之力以去
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
○慶源輔氏曰見行可無乎道之行也 衛靈公
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輔氏曰或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
人乎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
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
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
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
顏淵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
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蚘蠹以地位
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
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物

公

吳氏荃菴曰仕非為貧
也苟宜重者時合正行
道之意
新陽朱自世章專言
為貧而仕之或亦未
信及通言者卷二句
身之年
吳荃菴曰世章字子
士貧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鳥
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
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
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
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
親操倉刀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世章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世章字子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去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惡平吉析音訛

守道路之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新安不氏曰卑官雖無行道

不可以苟祿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惟抱

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聲下並去為所

宜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

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既曰為貧則

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

當任行道之責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富都浪反乘去声虫阻刮反長上声

抱關擊柝是二事所以御暴而守國者莫重于此

引存合纂此節以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

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註茁肥貌

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

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曰程先生說

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實

是聖人則大小方

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朝音潮

四書

行耻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貧
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
欲以行道問位卑而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
然皆有所因皆前此固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
者之患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忽然犯分而
言皆之辱哉如史記發商鞅固才文章亦雖小然
言是言語急迫失妄言之序者有甚事都一齊了
宜絳灌有言高則罪矣人之意可以姑守其行
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人之意可以姑守其行
而任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故可以姑守其行

左傳曰
以字指辭
言其有見
辭也故
曰身也
夫薄標
之理
顧難士曰
及言以商
道不行
中善也

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
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為位高者言居
卑貧者雖其賤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
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
高祿厚而必求會計之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
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
宜然不以恥自內出當恥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
而不可言也恥不可言矣

○萬畫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

食其廩餼詐既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繼世

寓寄也○喪大記君之喪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

禮記卷之六

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
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
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
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
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此於諸侯故必仕而後
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與恤之無常数君待民
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
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之祿有常数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
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

亟去声下同

萬章曰世言餽無
常救故可受

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辨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下同反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反假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者本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上臣

卑卑臣與與 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令有所愧也蓋繆公悔怡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

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

之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既之適以勞之非禮也通考朱氏公選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於殺上可以見魯中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

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
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僕僕煩猥鳥侮貌

友下字去声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
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
之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全用賢之周也

堯曰加
之位非天子
之位猶言
高位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

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

也質與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相見以白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

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加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
與請率士莫非王臣同未仕
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

吳荃荃曰以征曰士
以無位曰庶人

禮部增補國都
乃市井之所在
郊野乃草莽之
所生士而居此則
亦未離乎其類
故曰臣而若以其
居者之

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上之自處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為並士聲

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丞去聲

且君二句及二曰字俱孟子自設問答或以為與萬章問答亦通

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推子思之意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未子與多聞細分因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喪息良反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敢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反形旬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白以皮冠庶人以旃
士以旂大夫以旌

周禮通帛為旃爾雅因章為旃郭璞曰以帛練為旃同其文章不復畫也白會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反形旬春秋傳去声○在傳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方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方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

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化氏曰通帛謂周士謂

已仕者交龍為旃新安化氏曰畫析羽而注於旃

倚龍雅干之首曰旌新安化氏曰通帛為旃交布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

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乎

昭

白會干通作竿蒙引曰旗干之干字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位履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石也言其平也
傳別
同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証上文能由
是路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
路為貧者所由

由是留
而後視
此言君子
足是指也
然言而
其中者
此言所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

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

行。慶源輔氏曰：以敬君餘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

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

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

門來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設
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稟人繼粟也
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
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辭餽而受，此皆辭受都是个義

徐

四子方...

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窮所取者愈廣矣○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繼性者於千百世之始將生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矣止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峯胡氏曰人性之善皆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遠觀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

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新安陳氏曰占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上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

貴戚之鄉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

易位異姓之鄉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

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

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

最重

又曰

動極

品高

無多

不可

獨而

左則

右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書同公相成王國以授之使歸主行國之則權在

貴人

從

權者非至於甚不可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
 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
 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
 極言如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卿雖無可去之
 義若將其君有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事又存焉
 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事又存焉
 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待則微子去之亦有事又存焉
 之叔雖未如紂然非待則微子去之亦有事又存焉
 也叔雖未如紂然非待則微子去之亦有事又存焉
 才則曰我胡為不賢去也其賢之何也軍公弟叔卒
 最宜深因時制象初無定法終身不食也公之食春
 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固耳見君之過失姑一覆二
 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
 所以見臣去此人臣之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也
 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也

四書大全卷十四終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tamp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